紀文達公遺集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四

孫樹馨編校

摺子

與陸錫熊同被

恩命陞授翰林院侍讀呈請奏謝摺子乾隆三十八年

竊昀等職忝紬書學疎稽古幸遇

右文之世瑞纛奎躔同升典校之司光依壁府

九重頻賚叨承

寵渥之加七畧編摩愧乏涓埃之效乃仰蒙我

皇上俯垂天奬

特沛綸言忽傳
鳳詔之褒榮驚荷
龍光之拔擢晉木天之華秩階轉三資換
丹地之清銜班登五品西崑盛事郎日喧傳東觀羣儒
聞風鼓舞
聖主文明之治自古所無小臣
知遇之隆於斯爲極
恩榮逾分感激難名伏念昀起諸謫籍重直槐廳錫能
拔自曹郎許登藜閣八甎翔步已叨再造之
仁三館抽毫濫預殊常之選何期金坡舊路更荷

隆施玉署新除彌沾
愷澤一時佳話爲縉紳之所爭誇千載奇逢實夢寐之
所不及頂祝而祇深抃舞省循而愈切兢惭眗竽惟有
悉意丹鉛殫精編纂文章報
國冀少酬
高厚之恩夙夜在公益勉竭駑駘之力
進呈書籍蒙
賜內府初印佩文韻府呈請奏謝摺子乾隆三十九年
欽惟我
皇上化闡天苞

道光地紀寶緯聚文章之府星蔚連珠神膏闢著作之
庭山標羣玉九流祕簡匯學海以同歸二酉珍圖啓書
巖而畢露江東舊典全徵梅賾之藏河北遺經遂效顏
芝之獻方愧太倉之一粟未稱菀求何期敝帚之千金
頻邀
錫賚龍香
寶墨已荷寵於
奎章鳳字琅函更叨榮於壁府光生緗帙一時感荷
殊恩彤耀青箱三館共傳盛事竊惟樓名韻海遠肇唐
年編號書林舊聞蜀國四聲隷事自前代而已然萬卷

搜奇至
聖朝而大備人間流播久傳藝苑之珍
天上頒宣彌長儒林之價兼以蘭臺寶弆祕在仙都琅
本初摹貴同祖帖墨融古滚真
文思供
御之餘紙疊經羅是
天祿藏書之副
紫霄丹地集僚友以傳觀鈿軸牙籤付子孫而世守名
題
雪艘一編爲百代之榮字染

天香四海祇九家之本
龍光彌渥晃藻何窮況昀等幸際
休明叨司編纂一經授受偶先世之貽酉七畧蒐羅本
儒官之職掌上應求書之
詔於分原當濫居受賞之班非情所料
恩眞逾格感倍難名惟有努力丹黃殫心竹素
賜書勤讀深思玉字之文古義精研少免金根之謬庶
幾久餐黃卷或通脈望之神仙共服青藜速蕆琅嬛之
校錄
命與陸費墀仍留　文淵閣直閣事恭謝摺子乾隆十　年

竊臣等撰以庸才恭逢
昌運幸登
册府得執役於丹黃疊荷
綸音遽邀榮於靑紫屬
彤庭之稽古典茂麟臺遂
彩筆之題名班分豹直花甎聯步兼官並
錫以華資薇省揮毫帶職仍標夫淸秩方愧冰銜之忝
竊莫報
鴻慈何期
溫綍之頻加更逾常制位居九棘已叨卿月之輝路接

三山還暎文星之彩中執法參知東觀增秋憲之光柴
小宗伯並典西崑作春官之佳話歡忻相慶銜感難名
臣
等惟有益竭庸愚倍勤夙夜氣節與文章並重勉自
湔修詩書共禮樂兼司同思敬慎心存精白無稍雜以
二三
恩荷高深冀仰酬於萬一

恩擢兵部侍郎仍兼 文淵閣直閣事恭謝摺子 乾隆四十七年 臣
伏念 臣猥以疏庸仰蒙
知遇

擢升册府幸陪少監之班
簡任兵曹叨佐中樞之政
恩榮逾格被
雨露之偏多報稱無由愧涓埃之莫效自維短綆方切
悚惶乃荷
溫綸彌增
光寵俾兼官於龍學仍入直於麟臺
特於四庫之中爰司玉字遂在六卿之內獨帶水衔實
文士之至榮爲詞臣所罕覯歡愉何極銜感難名臣惟
有勉竭駑駘益殫葵藿修明軍紀倍勤考校於五兵檢

閱書林速藏編摩於七錄

命充

經筵講官恭謝摺子乾隆五十二年

伏念臣學本疎蕪性尤魯鈍幸逢

知遇得勉效於緗書濫荷

恩榮實多慙於稽古再依

香案已叨簪

鼇禁之毫獨帶冰銜更兼掌麟臺之笈時時

頒賜同擎翠管銀罌歲歲聯吟並到

紫霄丹地自惟駑質殊遹分以難安何意

鴻慈彌有加而無已玉堂宣
勅許隨
崇政之班
金殿分行得預
邇英之講從容
禁闥瞻穆穆之
天光
闡繹微言聆洋洋之
聖訓委垂錦袖榮何異於登仙側侍
瓊筵情倍欣於近

日況乎纔承
溫綍
擢任容臺茲焉復沛
恩膏備員
經幄三陽之月
洪施廣育之
仁六日之中喜拜重申之
命
龍光載錫鳧躍何窮臣惟有勉竭樗材益深葵向遵
敷言於

皇極冀稍窺六籍之微仰不息於
天行長敬祝
萬年之壽
禮部奏進
御筆太常仙蝶詩搨本摺子乾隆五十四年
欽惟我
皇上釀化函三
元功育萬均霑庶品俾各遂其生成下逮昆蟲亦得蒙
夫長養遂有蠉飛之蝶棲息
神壇儼如羽化之仙翔游

壽寓身輕不老以食氣而長存歲久通靈因乘時而利
見經寒坯戸方如被凍之蠅向
日傾心忽作熙陽之燕雕梁仰躡宛隨姚監之花閬錦
篋高擎似展滕王之畫卷天開
紫極喜入
宸垣春滿
丹毫竟邀
奎藻化工曲肖超百篇月露之詞道果真成勝三食神
仙之字百年幸遇足徵
至治之嘉祥一物蒙

慈亦見

太和之醞釀珍藏禮閣欽

寶墨之

親題宣布書林敢貞珉之敬勒仙衣彩翠奇蹤不數夫

羅浮

天篆璘㻞

聖跡遙媲夫岣嶁搨來萬本看風行蝶翅之碑瞻彼千

春知雲護龍紋之刻

宣示

御製補詠安南戰圖六律併序覆奏摺子乾隆五十四年

本月二十二日蒙
發下補詠安南戰圖六律併序令臣等同看並著和韻
臣等跪誦之下竊惟聖人御宇以兵戡亂者多矣其威
棱震疊咸可以方行海表無征不克然其操縱進退之
機則莫不仰承
穹昊欽若弗違故涿鹿之師黃帝可戮蚩尤而必戮洞
庭之師虞舜可殲三苗而不殲事有不同其為保大定
功一也安南一事黎維祁仰藉
王師得以復國
天朝字小之義已曲盡無遺乃黎維祁柔懦昏庸不能

自立實為自絕於
天無可復拯之理是以
皇上先幾洞照
諭 臣 孫士毅振旅速旋至廣南阮惠雖因 臣 孫士毅稽
滯班師致部曲無知倉皇犯順然
大兵甫返降表踵來哀懇再三惴惴然懼不獲
命蓋我
皇上昭宣七德
聖武遠揚伊犁回部隔越龍沙為自古戰伐所未至者
三征三克悉隸版籍阮惠固稔聞之僨拉促浸負恃險

阻爲自古征討所不加者一俘一馘並就藁街阮惠又稔聞之而此次長驅深入轉戰無前鋒蝟斧螳莫能支拄阮惠尤風聲鶴唳夢寐皆驚自揣山川之固必不及僧格桑與索諾木疆宇之廣必不及達瓦齊與霍集占

儻

天討再申勢必糜碎前車可鑒寧不悚惶又竊聞緬甸

歸誠已

恩闓湯網私計投身歸命或可冀萬一之生其修貢皈

闕實爲畏

威而乞命可共睹也然知畏

威者卽順
天順
天者卽理所當存
皇上體
乾坤生物之心推栽培傾覆之意因其悔罪
允其自新併
補題戰圖六章申明所以先征後宥之故扈從諸臣咸
已恭和復蒙
恩宣示臣嵇璜臣彭元瑞臣紀昀臣孫士毅臣李綬榮
幸莫可名言臣等檮昧之見雖不能窺測

高深然往復循環共相紬繹仰見

皇上天聲震耀武備修明運籌九天之上而制勝萬里

之外又仰見

皇上心矩絜量合符

帝辭

天命

天討一本於道之大原均炳炳麟麟昭如日月若夫事

機遘合罔不協宜此則

皇上克符乎

天心故

天心亦保佑乎

皇上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助順之理灼然可見書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申錫之福尤可以操券而預期 臣 等曷勝欽服歡抃之至

禮部恭請舉行

萬壽聖節慶典事摺子 乾隆五十五年

欽惟我

皇上幬載同符

升恒久照馨香上感深孚

眷顧之心保佑重申爾擴

延洪之祚兼全五福徵
五代之一堂
克念八徵躋
八旬之萬壽六陽行健長幹運乎天樞萬彙熙春咸會
歸乎
皇極鵷班鷺序共殫祝
嘏之忱壤叟衢童亦進
綿齡之頌況
軒夔之奮武七德昭宣兼
舜羽之敷文四方和會南風八律新添驃國之音

北闕稱觥併有越裳之長豈但
康彊逢吉實自古所未聞卽茲荒憬歸心亦於今爲獨
盛人天咸悅旣溥洽其歡心禮樂修明宜宏昭夫
慶典臣等詳稽舊制敬舉
隆儀仿效祝於
堯年擬升歌於周雅同抃忭悃增
聖主之鴻禧待付編摩傳
熙朝之盛事度紀三百六十願同天運之常行年逾一
萬八千冀比人皇而更益
宣示

御製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序覆奏摺子乾隆五十六年

本月十六日蒙

發下

御製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序令臣嵇璜臣紀昀

閱看臣等跪讀之下仰見

文治昌明

天章炳縵炳焉極盛亘古無儔竊惟道宗乎聖聖著爲

經惟六籍之昭垂均百王之法守歷朝相襲莫不尊崇

刊石傳經屢聞前史然必有聖人之德者始能契聖人

之言必有聖人之德而又在天子之位者始能表章聖

人之訓漢魏以下諸君雖有制作未能精善豈非天留
玆事待
聖朝而彰其盛歟欽惟我
皇上道闡陶姚
學兼周孔
豐功偉烈復超軼三五而有餘是以
文德誕敷勤修古制而
權衡盡善窮極精微則迥非古人之所能令恭繹
宸章益知傳世立教惟五經爲大法稽古右文惟尊經
爲大典惟

垂拱成功斯
文章倍煥爲
聖人久道之大驗又益見
行健符天精明強固當
年開九袠之日猶殫心經術以操化民成俗之源無逸
永年足徵億萬實踴躍歡抃之至臣等弇陋儒生懵無
知識乃叨蒙
宣示得以紬繹
聖謨管窺萬一尤榮幸之至
恩賜

御製石刻蔣衡書十三經於辟雍序墨本恭謝摺子乾隆五十六年

欽惟我

皇上道契元苞

學涵義海

儀璘久照仰

建極之敷言奎壁交輝驗

觀文之成化

功齊幬載式彰軌度於

皇年理有權衡惟溯淵源於聖籍鴻都麟閣永懷稽古

之忱螺畫龍書爰示談經之準合如符節遥通道脈以
傳心挈若綱維
特煥
天章而弁首竊惟孔庭删後漆簡家傳秦火㶣餘珠囊
代理自漢氏西京以下二千年遞有專門迨宋朝南渡
以還十三部勒爲定本譬諸坤輿紀地四爲海而九爲
州同於斗極垂天六在南而七在北史繩祖旁徵典故
增信都一帙而莫能晁公武妄肆抨彈删孟子七篇而
不得蓋以折衷既定故損益之皆非宜其師法相承足
流傳之不朽惟是宋槧完刻緣疑邵武之書明始全鐫

亦僅汀州之板雖北雍之重校當時已患麤疎即常熟之詳刊近日亦多漫漶豈非棗梨槧脆最易凋殘不如瑊玏堅貞足行久遠然而熹平剏造七經闕略而未完正始因修三體繁蕪而太雜鄭覃舊石唐書夙譏其乖違孟昶新碑晁志亦摘其訛異紹興御札僅存禮記五篇嘉祐官書竟廢春秋一部豈若我

皇上包羅册府宣古義以觀民綜括儒林集大成而立制取其廣布昔曾鳩攻木之工期以常存今更舉斵山之役翠珉深鏤闡明鄒魯之精微綠字分題補苴漢唐之罅漏高立乎九流之上海嶽高深夾峙乎兩廡之間

圖球焜燿鼓鐘鎬邑與辟雍共仰崇閎車馬岐陽視獵
碣更爲典重全刪古註是爲經以解經仰矚
宸章僉曰
聖能知聖天地人貫通於一義炳日星
才學識兼備其三詞成規矩在多士得聆
至教應悟微言知前朝皆少親題眞爲闕典蓋太昊龍
圖以後未睹斯文惟尼山麟筆以來初逢此盛矣至於
諸儒授受五經之支派多歧歷代編摩三寫之異同互
出鄭康成稽求禮典疊舉舊書陸德明裒集釋文臚陳
別本蔡邕所定二三策考證猶存張奐所鐫四十卷參

差太甚篇章無定繫辭傳或誤標題塗乙留痕武成篇
竟存添註綱綱相溷殊疑似之難明校技同施殆偏旁
之莫别所以
天題戒事先慮舛譌
御註分行申言校勘金闔珥筆務檢覈之求精玉署披
函期參稽之得當元元本本博蒐前代之書林是是非
非一秉
至人之心鏡駮文
欽定如對談虎觀之經禁掖
天臨誰私攷蘭臺之字蓋延恩投匭雖一手所專成而

天祿然藜實衆長之名效傳諸墨苑爭摹鐵畫銀鉤懸
在儒門永奉金科玉律若夫
年開九袠乙夜猶勤
學足三餘酉山仍檢
舜歌庸作已富有乎篇章
堯棟凝神多深研乎訓典經文六十二萬字皆歸
心治陶鎔
御論一百卌五篇長覽
詞源濬發指摘馬鄭導文河學海而沿波檢校程朱別
珠類玉瑕而得實精探窔奧

睿思契刪述之初悟脫畦封
神解出傳箋之外羲農萬載古
今文貌異心同周孔一堂先
後聖氣求聲應彼六篇典論魏文徒俊雕華或一卷中
庸梁武偶成講疏貞觀讀尚書之作纔得二詩太平定
禹貢之文僅發一字錄登史牒亦云則古稱先持較
經筵誰敢絜多量少此又
沖懷謙挹
睿藻之所未言而
奧旨閎深儒林之所共睹者也況乎非常之舉待其人

而後行久道之成需以時而彌盛我

皇上貞元會合實應昌期日月光華長游

仁萬歲之紀一章爲始

建元已屆三章乾之策九數相乘

積算重開初數

軒轅正名乎百物書契斯興

伊耆協和乎萬邦文章彌煥作人奏雅當

周王壽考之年教胄陳詩是

虞帝平成之後梯航路闢旣通殊域而同文經籍道光

宜樹

鴻裁而敷教

天心有屬預儲染翰之材氏志先徵久獻勒碑之本鐫成蒼玉堂谿典無待摹書搨出烏金歐陽修不煩集古

聖涯道岸從茲識有津梁地契天符於此驗如影響臨

瞻

寶墨同知制作之源流仰睹

神工深頌規模之遠大允矣是彝是訓雖湯盤禹鼎莫之或加皇哉可法可傳即殷序周庠求之會有臣等技慚篆刻爻如無字之碑學謝校讐空染不言之墨叨登

丹地得觀

盛典之輝光喜捧
黃封共拜
聖恩之
頒賜麝煤繭紙欽承
典誥之詞玉軸瑶函示作子孫之寶遭逢非易真爲萬
世之一時補報無從惟祝九疇之
五福
宣示
御製圭瑁說覆奏摺子 乾隆五十七年
本月 日蒙

宣示

御製圭瑁說一篇交 臣 嵇璜 臣 紀昀閱看 臣 等跪讀之

下仰見考古辨僞

聖鑒高深伏思釜山合符聞於軒代岱宗輯瑞著自虞書至於制度則古籍無傳故二孔氏舜典傳疏之說明陳第以爲不應以周制解虞制也至考工記玉人之文有其名而與周禮典瑞不合諸儒互相揣測臆爲圖說實非經典之本旨而一二千年遞相沿襲莫悟其失今紬繹

聖諭參稽舊文推詳事理是非眞僞昭昭然曠若發蒙

實千古經師所未及至節取鄭氏之註闡明覆冒天下之義而以在德不在玉立居中建極之大法尤為獨契

經心昭垂

謨訓臣等實欽佩悅服之至

太上皇帝紀元週甲授受禮成恭進詩册摺子嘉慶元年

欽惟我

太上皇帝功茂十全

福徵四得璣衡歲月數當甲子之重周河洛苞符運際

貞元之會合

志由先定

親傳
皇極之心
化以久成彌見
天行之健從此長綿
軒紀益宏
幬載以無疆卽今仰述
堯勲已覺名言而莫罄雖在四瀛之外尚遠貢其謳吟
豈居九棘之班轉不申其頌祝臣等謹撰詩文三十五
册共裝成十函恭呈
聖覽曾闕蠡酌知無當於

高深里唱衢謠亦自宣其悅豫如葵向
日喜近瞻
久照之光似鳥鳴春實同感太和之氣

調補兵部尚書謝
恩擢于嘉慶元年

竊　臣猥以庸愚久叨
恩眷兩司憲府再掌儀曹綆短汲深涓埃未效撫心自
問時切懸惶何期浩蕩
鴻慈有加無已方衡春試復領夏官感愧交并名言莫
罄伏思考稽軍實綜覈爲難澄敘戎行公平匪易昔叨

佐理已自覺其才疎今忝專司更私驚其任重臣惟有殫竭丹赤勉効駑駘勤慎小心以期稍酬
高厚於萬一
宣示
聖製書虞書舜典集傳覆奏摺子嘉慶元年
十一月十八日蒙
發下
聖製書虞書舜典集傳一篇訂正蔡沈解而難任人句之謬令臣閱看臣伏考集傳之說訓任為壬蓋據皐陶謨孔壬之文然任壬二字經典本不相通惟漢書律志

借任爲妊用解壬字亦非包藏凶惡之意蔡沈註孔壬
句已自覺其不安故併存共工一名孔壬之說乃註此
句復因任字偏旁牽合壬字實爲未協蓋蔡沈爲朱子
門人時瀾之師呂祖謙又朱子契友故時瀾附和朱子
而蔡沈又附和二家其致誤之由誠如
聖諭令蒙
深繹經文
闡明本旨證以益曰任賢勿貳禹曰惟帝其難之知人
則哲能官人以經解經如重規疊矩千百年來經師之
所未悟者一經

宣示曠若發蒙非惟典籍得其眞詮併於治法揭其要
領 臣 跪讀之下益信惟聖人能作經亦惟
聖人始能知經實不勝忭悅欽服之至

奉
命詮解洛神賦語覆奏摺子 嘉慶二年
本月初十日軍機大臣傳
旨詢 臣 以洛神賦淩波微步羅韈生塵之語作何詮解
考文選李善註曰淩波而韈生塵言神人異也伏思神
人之異不過履水不濡以解淩波微步則可以解生塵
則水面安得生塵誠如

聖諭仰見
睿鑒高明發古人之所未及臣幼而誦讀習焉弗察一
經
指示曠若發蒙實不勝欽服之至
孫樹馨由廩生選授刑部江西司員外郎謝
恩摺子嘉慶四年
伏念臣忝司典禮莫效涓埃幸遇
恩綸得分榮於門廕兼蒙
聖澤俾效職於曹郎逾格
施仁眞

生成之曲至無功延賞惟感愧之交并至臣孫樹聲樗櫟散材駑駘下駟甫隸詹宮之籍年未三旬遽因任子之班階登五品一經徒抱愧無家學之淵源百事未諳忝竊世官之閥閱臣惟有嚴加策勵時用提撕誓矢肫誠無忘報稱讀書讀律勤求法制之三千教孝教忠期答
高深之萬一

裕陵奉安禮成
特加禮工二部堂司官名一級謝
恩摺子嘉慶四年

伏念臣等樗櫟菲材駑駘鈍質久荷
先皇之豢養銜結難酬復蒙
聖主之栽培涓埃未效恭逢
大典徒懷哀慕之纏綿愧乏微長惟覺精神之惶悚所
幸我
皇上禮源洞悉
斟酌咸宜
孝思周詳
情文兼至時時
指示俾庸愚知所遵循事事

寬容得僥倖免於譴責方措躬之無地夙夜冰兢乃
錫命之自
天
恩榮露洽春官水部一時同被夫
龍光晝省星郎兩秩亦增於鷺序真捐糜之莫報實夢
寐所不期臣等謹繕摺率同司員等泥首恭謝
天恩伏祈
睿鑒
大學士六部尚書奉
旨議奏安南國長阮福映請

賜名南越摺子嘉慶七年

臣等公同詳議竊惟

國家統御中外一視同仁內地督撫各以所隸地方為名外藩屬國各以所守疆域為名所以垂

本朝之典章抑且考前代之沿革事惟務實治在正名考安南古曰南交周曰交趾至趙佗竊據始自稱為南越王旋為漢滅郡縣其地今南海蒼梧鬱林合浦皆為廣東西兩省州縣至五代時土人曲承美據交州僅授為靜海軍節度使宋太祖開寶三年封丁部領為安南郡王真宗天禧元年封李公蘊為安平王至孝宗淳熙

元年封李天祚爲安南國王安南立國自此始元明至
本朝封號皆因之核其疆域實止南越之一隅未便以
一隅之地遽以南越自稱且廣東廣西皆南越之舊地
自漢以來久爲中國若該國復南越之古名名實既不
相符體制尤爲未協所有該國長請
賜名南越之處應無庸議至安南國號自宋迄今數姓
相承並無更改該國長但當恪守藩封勉修新政撫輯
黎庶共樂
聖世之恬熙自能永受
鴻恩不在於別易國名以新耳目應仍以安南爲稱庶

於事理允協臣等謹合詞具奏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六月十五日八十生辰
特命署上駟院卿常貴
頒賜珍品謝
恩摺子嘉慶八年
伏念臣河北庸流燕南下士昔荷
先皇之知遇得際風雲今蒙
聖主之栽培倍霑
雨露待以識途之老馬

曲賜

矜憐嘶如戢翼之寒蟬竟無建白自惟拙鈍眞爲樗櫟之材況漸衰頹已屆桑榆之景六卿重任恒自覺力不從心三接

鴻慈乃幸遇人惟求舊念

聖世本多人瑞得叨並育於

洪鈞緬古賢原有耆英寧敢高希其芳躅往歲龍鍾未甚已再登千叟之几筵今茲馬齒徒增實慮度八旬之歲月何意

天光之下濟

錫賚便蕃更蒙星使之遥臨
恩榮𢘉奕
登大寶八年之內
溫綸於今歲連宣計文階一品之中
曠典惟微臣首荷敢冀壽如召奭得長勒於鼎彝實矜
寵過桓榮欲大陳其車服此際幸遊
壽宇皆因
化日之
春生來茲儻得餘齡總屬
仁天之

福蔭銘心鏤骨當傳諸子子孫孫結草啣環頂矢以生
生世世
萬年有道長期歌詠夫
升恒一息尚存終勵寅清於夙夜

命署兵部尚書併教習庶吉士謝
恩摺子 嘉慶八年

竊臣庸才鈍質濫列卿班承乏春官涓埃未效方自愧
年盈八袠精力衰頹仰蒙
聖主優容
恩已逾格乃

温綸載錫復畀兼攝中樞伏思司馬一官總持戎律事

關武備責任非輕閫

命自

天實深慙感且欣且懼莫可名言至於詞館儲才首資

訓迪必循儒碩學始稱斯官　臣　學殖荒蕪文章弇陋昔

官翰林之日分曹教習已愧無功今以衰年得叨

簡任使總司其事尤夢想之所不期　臣　惟有勉竭駑駘

殫心夙夜以報

高厚鴻慈於萬一

禮部議奏山東巡撫疏請增設左邱明世襲五經

博士摺子嘉慶八年

臣等公同酌議伏思功存經籍固當邀後世之崇典重表章亦宜有古來之證左邱明春秋傳立在學宮歷代鴻儒據以窺筆削之義實爲上承聖訓下惠儒林予以世襲五經博士原分所應得理所當然惟是詳核舊籍司馬遷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則左邱爲複姓無疑其何以單稱左氏史無明文朱彝尊經義考謂孔門弟子因避師諱而然究爲臆說至其分爲左邱二姓惟見應劭風俗通義而未著其何以分元和姓纂左字註內稱臨淄有左邱明後引晉左思等爲證是在山東者姓左

不姓邱廣韻邱字註內稱左邱明之後有吳興河南二望是其族唐以前已久徙他郡不在山東即以山東之邱而論姓纂稱太公少子封於營邱以邱爲氏左傳稱邾大夫有邱弱其受氏皆在左邱明前皆不能斷其無後安見此肥城邱氏必出左邱今請立博士之邱明善但據其現住肥城遂執爲數千年之祖籍但持一新刊之家譜遂執爲六十世之確證且考其譜內可疑之處不一所錄前代詩文皆不見於古書其文不合格詩不諧律亦如出一手公議所謂名器所關未便因一面之詞遂爲創立博士應請

旨交該省巡撫學政詳細覆查如果確有實據再行題
請儻難斷其必是必非則疑以傳疑仍照乾隆十六年
所定給以奉祀生可也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訓示遵行

請
敕下大學士九卿科道詳議旌表例案摺子 嘉慶八年

竊惟
旌表節烈乃維持風化之大權必一一允愜人心方足
以示鼓勵伏查定例凡婦女強姦不從因而被殺者皆
准

旌表其猝遭強暴力不能支綑縛捺抑竟被姦污者雖
始終不屈仍復見戕則例不
旌表臣愚昧之見竊謂此等婦女舍生取義其志本同
徒以或孱弱而遭獷悍或孤身而遇多人強肆姦淫竟
行污辱此其勢之不敵非其節之不固卒能抗節不屈
捍刃捐生其心與抗節被殺者實無以異譬如忠臣烈
士誓不從賊而四體縶縛衆手把持強使跪拜可謂之
屈膝賊庭哉臣掌禮曹職司
旌表每遇此等案件不敢不照例核辦而揆情度理於
心終覺不安質之衆論亦多云未允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飭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公同詳議如憫其同

一強姦見殺而此獨所遭之不幸與未被姦污者畧示

區別量予

旌表使人人知

聖朝奬善畧迹原心於風教似有裨益如其中果有不

可

旌表之精理為庸耳俗目所不能測者亦明白指駁宣

示中外以袪天下後世之疑是否有當伏祈

訓示

禮部議奏山東巡撫申辯前疏併另請增設漢儒

鄭元世襲五經博士摺子 嘉慶九年

臣等伏思左邱明鄭元功在六籍從祀

孔庭其應給世襲五經博士原分所應得無庸多贅繁詞左邱明之姓氏古來衆說紛紜迄無定論其應添給世職與否亦不係乎此惟是典重表章事關名器欲褒崇其宗祖當慎核其子孫如年遠難徵恍惚疑似恐神不歆於非類爵或至於濫加令邱氏之譜疑竇甚多鄭氏又稱譜牒久失祇一現在之宗圖更無確據臣等實不敢遽行率准且十三經授受皆有本師如傳易之商瞿傳詩之毛萇者不一其人儻其同鄉同姓紛紛援例

而來各執家譜求立博士臣部尤難辦理是以公同商酌仍擬議駁但恐臣等一偏之見未必果當除鄭氏原無譜牒外謹恭錄鐵保原疏二件併邱氏原誌粘貼黃籤將紕繆之處開具清單進呈

御覽應否各給世職之處伏候

欽定遵行

左傳精舍誌原序

案此文既稱誌序則當別有左傳精舍誌一書乃譜中所稱誌者即是此序序中所言又全是家譜與左傳精舍毫不相涉末題建武六年十七世孫

邱堂薰沐敬書漢代亦無此款式其爲依託無疑

序中稱齊太公之後奔楚爲左史倚相倚相之後奔魯爲左邱明

案左邱明爲倚相之後古書俱載至倚相爲太公之後則從未見於古書此因太公少子封於營邱以邱爲氏在左邱明之前故牽合附會殊不足憑

遺像三圖

案三圖既稱舊譜所傳則衣冠器具必作古制乃孔子左邱明皆著束髮道冠又有高几坐墩及紙本書籍筆墨硯水中丞之類全同後世之式顯係

依託

左子墓在肥城西南五十里

案山東通志載左邱明墓在嶧縣而以肥城之墓分註於下是此二墓皆在疑似之間未必肥城果眞嶧縣果僞

邱起避王莽之徵改姓邱氏

案前漢書鮑宣傳中凡王莽徵召不出者具列姓名其中並無邱起且既改姓避莽則當匿其本姓何以又築左傳精舍使欲益彰

乾隆十五年邱文水出貲七千餘金獨修學宮

案邱姓能出七千餘金修學宮是其家不貧何以又無力修其祖祠乞李英捐助百金殊不近事理

李芬序中引詩曰倬彼雲漢以下四行

案以文王比左邱明以周王比邱姓誕妄悖謬

宋給事中丁謂左邱明贊

案丁謂乃宋相非給事中又考宋史丁謂本傳亦不載其曾爲給事中

金王去非詩請看廿一箇多少獨有先儒冠汗青

案金代尚未有廿一史

左氏墓諸詩文

棻左氏墓詩有聞說英魂葬此中句金王去非詩有傳留千載英雄渺句明趙貫台詩有誰知烈骨此中埋句張宗旭詩有一弔英風自可欽句張仲适詩有下馬園陵拜所欽句皆字義乖舛史廷桂詩有樹封盲史纂筆鮮句尹廷詩有羽翼聖經亂賊安句梁士奇詩有褒貶還能袪鬼魔句皆文理不通孟成已序謂邱明稱左邱明猶柳下惠稱柳展禽亦殊舛陋確爲一手之所作又其詩平仄不論一三五考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乃康熙中游藝詩法入門之謬論古無是例又近人依託之

明證

孫樹馨推陞刑部陝西司郎中謝

恩摺子嘉慶九年

伏念臣年逾八袠職忝六卿精力漸頹涓埃未效自惟

衰朽方內省而多慚何意

鴻慈尙頻加而未已前者臣子汝傳已以爲官之隸淳

登州牧於滇南今茲臣孫樹馨又以任子之班旋擢星

郎於比部

九重

錫福駢連在兩月之中三世叨榮忭慶集一堂之內捐

廉莫報感愧難名 臣 惟有共矢忠誠互相勸誡雖曰才同樗櫟清慎勤亦務盡乃心明知蹇似駑駘少壯老惟各殫其力以仰酬
高厚深仁於萬一

命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銜併管國子監事謝
恩摺子 嘉慶十年

伏念 臣 燕南下士河北庸材仰蒙
高宗純皇帝破格
栽培棄瑕錄用重登翰苑共編東壁之圖書洊陟卿班

久典南宫之禮樂飫沾
雨露未效涓埃迨
聖主之當陽巳微臣之漸老乃蒙我
皇上人惟求舊
曲賜優容法每從寬
特加矜宥念愆尤之叢積時切悚惶方悚仄以難安敢
希遷擢何期鈍質遽登政事之堂竟荷
洪慈得預參知之列而且宫銜
寵錫尤晉秩之殊榮國學兼司亦育才之重任非常遭
遇實夢寐之所不期逾分

恩施豈捐糜之所能報撫心自問銜感難名臣惟有殫
竭丹衷贊襄
黄閣比諸向陽之葵藿務盡眞誠不以薄暮之桑榆稍
存懈志寅清夙夜益修典禮之三千策勵精神冀答
高深於萬一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四